

新观察

注入理想的神髓,文学才有希望

□张柠

“理想性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能性”,这里的“理想性”和“现实主义文学”两个短语,是并置在一起的。

我要首先表明我的态度。我的意思是,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,不管它写什么或者如何写,都必须具有“理想性”的特征。

现实主义文学、浪漫主义文学、现代主义文学,都具有“理想性”的特征。但是,它们的“理想”形态有差别。

当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理想形态。比如说“前二十七年”的文学,其理想形态是“革命现实主义”和“革命浪漫主义”相结合的理想主义。

我再重复一遍,“理想”是文学之魂,是不同类型的文学的“公约数”。

文学创作怎么表达上面所说的“理想”?其方法是复杂而多样的,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方法。

这种“传奇性”的东西我们怎么看待?为什么要提

“理想”是文学之魂,是不同类型文学的“公约数”。人类古老的信念,就是理想在文学之中的不同表现形态。

文学向人类传递的,是人们的尊严和信念。作家写的不是实然世界,是应然世界,但是材料是实然世界里面的,这种材料是杂乱无章的,但它结构在一起应该是“美”的。

“日常性”?我认为,现代文化或者叫人文主义的文化,其基本起点就是关注个人生活的日常性。

那么,传奇性的本质是什么?传奇性是对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逃离,用一种“陌生性”的、骇人听闻的传奇性,来否定熟悉的日常性。

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,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那个“主义”,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基调。

中国文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,把日常生活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,特别是普通人,这是五四的一个重大变革。

第二个例子是讲形式,狭义的形式。“形式”当然也是名目繁多的。

比如,我们写一个小说,长篇的、中短篇的,我们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来讲述或者呈现眼前这个现实世界。



想,有人就会批评说:“你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蛔虫,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?”

我认为这是一种谬误。文学作品写的不是“实然世界”,它并不一定要写“确实如此”的世界,它写的是“应然世界”。

因此,文学向人类传递的,是人们的尊严和信念,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,相信明天太阳升起来。

年轻人肯定在说:“老东西,你就只知道托尔斯泰,真老土。你知道萨特吗?知道夏多布里昂吗?知道卡夫卡吗?”

所以,作家在现实中、在日常生活中,在光明和黑暗中,在许多多实然世界的材料中,在词语、物象、细节、情节中,注入理想的神髓,文学才有希望,人性才有希望。

(本文系作者2019年6月29日在长沙“新中国文学70年”论坛上的发言)



关注

回望历史,在19世纪那些作家们笔下,冒险家(杰克·伦敦)、暴发户(巴尔扎克)、灰姑娘(夏洛蒂·勃朗特)、凤凰男(司马迁)、心机婊(福楼拜)的生动形象令人难忘。

不过,当时流行的人性论和善恶模式,作为文学的聚焦区,作为现代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进入20世纪的前后数十年里却出现了分化。

情况之一,“人学”成为“自我学”,或者说出现了自我路线。这种现象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都市,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危机中。

情况之二,“人学”成为“人民学”,或者说出现了人民路线。陀斯安那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,使用了“人民性”这一新词。

其实,不论是哪一种遗产,都没有高纯度且一直充满争议,在传播中也可能遭遇曲解和误读。

更重要的是,时代在变化,文学不能止步于20世纪。“人民”与“自我”也都在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

换句话说,“人民”与“自我”,都进入了新的陌生水域,都需要注入实践和理论新的活水。

文学可能仍是“人学”,至少到目前为止,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。

「自我学」与「人民学」

□韩少功

Advertisement for 'Changcheng' (长城) magazine, celebrating its 40th anniversary. Includes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Wild Grass' (野草) magazine, 2019年第4期要目. Includes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Tianhai' (天涯) magazine, 2019年第四期要目. Includes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Yangzijiang' (扬子江) poetry journal, 2019年第四期要目. Includes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.